



紫芝園漫筆

卷之二

服部文庫
117
54
2





世宗之園漫筆卷之二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論語言文者凡十五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一也郁

117
54
2

郁乎文哉二也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三也文質彬

彬四也君子博學於文五也文行忠信六也文莫吾

猶八也七也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八也博我以文

九也已上在前十篇文學子游子夏十也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十一也博學於文重出十二也以文會友

十三也公叔文子可以為文矣十四也則脩文德以

來之十五也已上在後十篇兼言文章者二耳夫子



之文章一也。煥乎其有文章也。二也。亦皆在前十篇。余嘗以前十篇琴張記之。後十篇原思記之。今復閱全書。其言文者。後十篇不若前十篇之多。且其為文之體。亦有異同。世足以窺二子之為人。與其學之所造也。夫孔子明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然曰道而曰文。贊堯則曰煥乎。其有文章。稱周則曰郁乎文哉。說君子則曰文質彬彬。言學則曰博學於文。以四教則文為之先。由此觀之。先王之道在文。孔子之教莫先於文。夫文者何。詩書禮樂之謂文。仁其標的也。德其成也。而心性非所論也。故二十篇略焉。至於孟子則

異於是。故著七篇而結乎於文。其所論說。唯諄諄於心性志氣之類。雖以仁義為宗旨。然務在辨給。故終日空論。卒入理窟。其於先王之道。猶北轅適越也。愈驚愈遠。何者。廢斯文故也。嗚呼。文之為道也。教也。非善學者。其誰知之。

孟子之文。多議論。少叙事。子家本色宜爾。然其議論雄偉確實。故自可法。向有過辯者。覺之渾厚之氣。比之論語季氏首章。可見矣。其叙事。雜見於議論中者。雖不甚成章。卒有可觀焉。如子濯孺子一妻一妾二事。乃其成章者。古雅可貴。然亦不甚難學。至於父母

使舜完廩一節直是曲謨逸簡不可諸子視之此其難學者三復知之

自古註書者類從本文字訓句解故註固不能離本文亦不能去註唯郭子玄之註莊子則不然本文不必得註而後明註不必解本文以本文混融註文構成一家之言古人稱郭子註莊子字莊子註莊子乎此之謂也蓋前也未有是作尤為奇特後唯程正叔之傳周易實得其遺法故朱晦菴云程子易傳不見本文亦自成一書斯語信然余於郭子亦云註書不必詳說但下一二訓詁令本文可讀則可已

矣間有簡古難通者略添兩三字以通之亦可尤忌煩鎖本文正意且不得縷說况餘意乎大要在使學者思而得之耳漢儒說經莫不皆然予少年時讀杜註左傳恨其簡略迨乎及覆熟讀漸曉大義乃知註之簡略有有益于學者焉如宋儒說經唯恐其不詳欲益學者適遺其寶誠可厭哉

宋儒尚窮理常言天下無理外之事此大不然天下固有理外之事亦有事外之理夫火能燒物火山之胤乃生長于火水能載舟弱水乃不能載芥且夫天地萬物變化無窮古今事固有可怪者記傳所載吾

人所見聞實亦不少。詎得槩以常理論之哉。故曰天下固有理外之事也。若以其所不覩疑之曰。決無此理。吾弗信也。是所謂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水蠶不可與言熱。夏蟲不可與語寒者也。若夫事外之理者。有是理而無其事之謂也。且如算士說數。大極天地。細盡塵埃。莫不計算。然至於累黍之下。毫忽之末。則離事有所不見。工垂有所不能。雖欲驗其實。何苦之以稱度之哉。其語大亦然。蓋知巧有所不及。權度有所不知。雖有是理而無以驗其實。由此推之。事皆有之。故曰天下亦有事外之理也。此理之所以不可窮也。水

勝火者也。一杯水不能救一車薪之火。火燥水者也。焰焰之火不能熬蕩蕩之水。油助火者也。火得油而熾。以數石油。灌一炬火。則滅。羽至輕者也。積羽一輿。則或折軸。又有懸水三十仞。而弗溺。忠信之人。強兵百萬。而弗擊堂。之陳。以帝王之尊。而不能屈高士之節。專生殺之權。而不能奪匹夫之志。由世觀之。天下之事。有理者勢。盛則勝。理強則遏。勢是故論理不論勢。則不達。齊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見勢不見理。則不順。東人之語曰。勇力之士。不橫裂紙。則理之與勢。猶衡之有低昂與。曰然。

有田先生者年高唱道學有梁生者年少頗以文才聞一日梁生詣田先生曰先生讀書亦多答曰七百許部梁生曰如斯而已乎曰究數之符千部梁生曰博矣意者先生夢見之也聞者解頤

余嘗學醫方於源敬仲子敬有云婦人產後小水利者無慮小水澀者疾作之候余謂不特產後凡人小水利者無疾之兆也

兒生未有齒不能食食臟腑未成不能消穀當是時有乳以養之乳乃天造之食也男子八月女子七月而生齒是就口食之候也則當稍與粥飯而漸減乳乳之養人不若食之有力也及齒生齊能食食則當斷乳不可因循久乳之蓋小兒雖無知而知飲乳不如食食之為美故食必至飽其欲乳者未忘其甘也是故小兒之能食而飲乳猶吾人之飯訖飲酒漿啖餅菓也非不可以已也得隴望蜀耳夫以小兒脾胃嫩弱既食食又飲乳既飲乳又食食蓋不知足也何以保其無傷哉其不成癖癢者幸爾常見富貴_家之兒至五六歲而不斷乳者類多病貧家之兒不幸失母早斷乳者多不病世俗不悟徒謂兒多飲乳惑矣古之為醫者用鍼砭以刺人病鍼砭之所不及則用

湯液治之湯液之所不及則用酒醴行之酒醴之所不及而後用艾火灸之灸之在醫方不得已也夫炭火爆膚壯士為之駭艾火之在體其痛其為人誰樂之但以其能去病患也故忍為之尔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陽也地陰也故人身亦具陰陽之氣火為陽水為陰陰陽和調水火不相射則疾病不生是謂平人若其氣有虧則百邪乘之以厲人是故醫者不可不求其本而治之本者何陰陽是也夫人病有陰虛有陽虛陽虛宜灸陰虛不宜灸何則外火能助內火陰虛必火旺而自外助之是所謂借寇兵竄盜糧

也又小兒純陽老人陰衰皆不可灸蓋男子十六而精始通女子十四而天癸至此正陰生之候也男子精未通女子天癸未至皆為陰未生故謂之純陽童子耐寒象人所知亦可以見其為純陽也古人以六味丸為小兒之良藥所以養陰於未生也而可灸哉且小兒無知臟腑嫩弱神思未定善驚善恐灸之而不堪其痛則啼以躁恚如陷火坑血氣為之錯亂心神為之飛揚臟腑為之損敗當時未見其害而驚痛之疾所由生也不可不察也唯乳癖食積非藥餌酒醴所能除者姑用是劫之故亦一道也其他不可忘

灸男八、而精竭、女子七、而經絕、是陰始衰之候也。夫垂盡之陰、養之以其道、而自不及、况攻之以火、寧不促其盡哉。且老人體氣漸衰、異乎小兒、日就月將、縱堪其痛、將如勞倦何。故非不得已、不若毋灸。夫灸以治疾、無疾弗灸。而世俗多以灸醫未病、每歲心及春秋先寒、暑灸體中數處。曰既灸矣、我無憂。見不灸者、則以為輕生、嗟乎。吾聞以灸治疾、又節飲食、慎起居以防疾、未聞以灸防疾。世之恃灸、不慎其身者、何限。雖慎之者、灸瘡不絕于身、而疾病更作。又何灸之足恃哉。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此之謂也。惟今

之為醫者亦然、不問陰陽、不審虛實、藥之不效、則灸之、少灸之不效、則多灸之。於是火彌灸、上水彌枯、竭金為之鑠、木為之燒、土為之焦。此謂五臟無生氣、不死何俟。夫火之為物、至猛者也。醫方之有灸、猶兵法之有火攻、實為下策。有不得已而後用之、是故臨疾猶當慎之、况於不病者乎。壯夫猶受其弊、况於幼弱與老羸乎。故曰灸非善治也。嘗見山野之人、終身不灸、康健而壽。世之為之者、醫之妄而俗之愚也。世有邵康節心易梅花數之書、其法以先天後天皆立上下卦以為本卦、而所得全數、以六除之、奇為動

爻就本卦變其一爻以為之卦又就本卦取互體然後於本卦分體用以之卦及互體參之考其生剋比和以斷吉凶善占者間有應驗是以卜家者流信其為邵氏之書夫揲著立卦有一爻變者二爻有變者有三爻四爻五爻變者有六爻皆變者有全不變者故一卦可以變六十四卦惟如是然後足以盡變化之道而梅花數但取一爻之變故一卦唯可變六卦耳是未盡易理決非邵氏之書也後人偽作以誣康節無疑或曰然則梅花數間有應驗者何也曰易廣矣大矣其中無所不有梅花數雖小亦易之一端也故

占當其理則有應驗不足為奇惟其中亦偶然耳何足以斷其書之可行哉

邵子皇極經世書言天地之始終蓋謂三十年為一世世十二世為一運運三百六十年三十運為一會會萬人百年十二會為一元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天開于子會地闢于丑會人生于寅會十二會而盡一元之數則人物俱滅天地復合閉元會運世猶歲月日時終而復始如循環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者天地之大始終也其說直為虛誕余固弗信也雖然嘗試論之曰夫盤古邈矣羲農尚矣五帝之德其在

紀載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夏殷之禮祀宗不足徵也
逮乎成周制度文章炳乎其可觀也然以湯武之征
伐視唐虞之禪讓何其有虧德也春秋之世二百餘
年亂臣賊子之多未之前侔也其季也七國爭雄從
衡之說作為天下無君百有餘年狐裘蒙戎罔所適
從前代豈亦有是亂邪秦氏虎狼吞噬四海武人為
于大君於是廢封建為郡縣廢井田為阡陌焚詩書
隳儒士曾桀紂之暴云乎哉是以天意弗與吐嗟滅
亡漢祖以寬厚仁恕有天下輔以智謀後人之不易
虐以寬兆民歸心孝文當必世躬行恭儉孝武英主

崇儒行明典章禮樂幾乎與西京二百年人才之盛
後世莫及然自周人觀之蓋降一等矣夫自嬴氏隳
邊塞外多事漢由其軌白登之圍殆哉及乎畢敬
獻策和親作誦先王御夷之道於茲廢矣武帝之志
于征伐亦自然之勢也漢祚寢微哀平庸弱釀成王氏
之禍幸而世祖神武火德復王顯宗尚文東京之政
殆無慙矣愧既而桓靈不德董曹為不軌三國不足道
晉氏中興華夷狄亂夏實前世所未聞而後世天下胡
服之漸也取人才也雖風流可觀晉唐不及西漢自
茲已降南北割據二百年帝王之道隱而不見唐興

混一六合太宗才兼文武恩洽黎庶人才彬彬殆超
六代其所制作亦非不美孰謂高宗毀鹿武氏牝雞
而晨乎先漢呂氏之暴未至穢神罟武公乃過之豈
不哀哉明皇文雅而當中興之秋天下方屬望乃內
履聚麀之轍外為奪朱之眩卒喪厥位雖賴忠臣勤
王之力以不日復舊物然唐室由是遂不復振狄人
內侵干戈頻動車駕蒙塵者再三矣帝位之輕乃爾
但其所為詩獨為高于後世而可以配古人而已他
不及漢人雖然天^啓春無已紀綱有在荏苒歷三百年
抑亦漢之亞也五季十國與兒戲何異趙宋之興實

亦天授然厥居厥臣皆不及唐典章文物一無可觀
是以未數世外患弘多迨乎中葉天子為狄之俘遂
客死於漠北其子若孫起不知復讐反奉書稱彼僭
號以敵禮相待且亟割地以賂之更歲貢金幣以事
之而不^得免焉因南渡江以避其難於是江北無正
錐之地自四夷失御未有冠履倒置若是之甚者也
及至蒙古兼女真以南侵舉天下為其有宋主則入
于海卒葬于魚腹夫宋人雖因矣而世及相傳十有
餘葉奄不絕三百餘年亦唐人之儔也其向豈人
酬唱不次韻此國如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此

世而鬪工遂至徃復有八九和者純初亦為之既悟
其非自三十五六自戒不復藏之為但享保中與韓客
唱和時以彼為國賓也不得已而姑効其所為矣其
後更自矢不復為之恨無與同志者耳嘗怪以王弼
州之卓識而未敢禁之於藝苑卮言特記其法俗習
難脫如斯夫

東都多火災海內無比上下患之一日同志相聚與
言火災之可慮醫員武文安曰人家急呼火火猶可
為也急呼水水不可為也眾以為信然
徠翁以風流自許人亦與之予謂徠翁有不風流者

三為善飲而惡酒一也不好夜坐二也不喜乘
舟一也

易云介于石于讀如作于如聲相近或恐古人傳寫
之誤未可知也

老而養於子者如賓子既娶婦則如寄食焉

關仲機謂予曰今之諸侯有畜儒臣重其祿列之下
大夫之次不責以吏事者觀夫儒臣所事不過徒譚
經史弄文墨為詞章如是者豈非所謂素餐乎予對
曰子嘗親殺人乎仲機矍然曰未也子之先君子若
乃祖嘗殺人乎曰否我家數世以來不嗜殺人且自

曾祖而下幸生于清時不與干戈之事以故未嘗血刃也然則子何好藏寶刀曰為自衛也曰為自衛也寶刀取其利能斷故獲利刀者靡不飾以金銀盛以錦囊貯以華匣韞匱而藏之若以寶刀為無用而代菜刀則人皆以為至愚夫古人寶干將者為其利也受養騏驎者為其駿也是故干將雖以其無用而不_用切菜根騏驎雖以其無千里之用而不以駕鹽車夫切膾如絲則青萍不_如常刀之利駟重輸遠則騾駟如橐駝之健然不以彼易此何也以百常刀而不當一青萍百橐駝而不當一騾駟也若子之言則

藏寶刀養名馬豈非無用之至與

李_公陳情表稱蜀為偽朝讀者為之不滿余謂密既應晉徵且受其官是事二姓矣則其稱蜀為偽朝何足咎哉如陶淵明不仕劉氏則陳情表不必作然後可以為靖節矣密之有是表乃其所以負蜀也雖然密之孝與其文字吾無間然矣

教自上而下者也故父不慈則子不孝君不仁則臣不忠夫不義則婦不貞兄不友則弟不悌雖然為人之下亦不可以不盡故如父慈而子不孝謂之不子君仁而臣不忠謂之不臣夫義而婦不貞謂之不

婦兄友而弟不弟謂之不弟若夫君不仁而臣不敢
不忠父不慈而子不孝夫義而婦不敢不貞兄
不友而弟不敢不悌是謂自盡其道故夫人道在
各自_盡自盡之至予於大舜見之矣

食鹽屬火不可多食素有火者尤宜斟酌本草家
言北方人食不欲鹹而顏完少病古有終身不服鹽
而壽高鬚髮不白者吾見浮屠有絕鹽者亦皆壯健
本草之言猶信夫鹽之為物非所以養人也故不可
單_以但能佐味故嘉穀美菜魚肉之滋而不佐以鹽
不能成其美書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此之謂也是

以人家常用不舍凡為飲食他味不必備鹽則不可
闕貴賤豐儉所同也惟人知鹽之有功於飲食而不
知其有損於人夫鹽生于海水成于火海水屬火所
謂陰中之陽也海水不冰可見其屬火鹽者海水為
之煎熬以成非成于火乎雖成于火而本乎水故其
氣濕二能生痰是以嗜鹽之人多有痰火發為耳目
口齒之疾縱不早夭而造壽域往二有重聽眊昏牙
齒搖落之患或滯咎於年或憾稟受薄少俱置諸無
奈何殊不知年高得之固未如之何未老而患之有
未_{當作未}以致之然致之之道亦非一途其必酒色厚味以攻

內不慎調護以損其外金石猶有磷況乎人身柔脆
何堪久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慎
之至也夫酒色厚味人知其害而弗能節之者多
欲撻之耳唯鹽人所日用而世未知其遺害故余特
言此以告養生者

范獻子聘於魯向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
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
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
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
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太宰子曰孟子有言曰

人不可以無耻耻之於人大矣向使范獻子不為笑
於魯人其猶未知學矣獻子可謂有耻矣夫既有耻
矣不可以無懲但耻而不知懲所以重耻也詩云予
其懲而思後患有懲之謂也獻子可謂有懲矣既耻
既懲又徧戒其所知不亦仁哉一過而三善至焉獻
子之過也亦君子哉

武文安家所畜雌雞一日忽發聲家人以為不祥尋
鳴數聲後遂不已數日冠漸高尾漸長羽翼隨變遂
化為雄與他雌雞交而生子物怪不可以常理論乃
爾

南總海濱有漁人聚焉其廬有一牝狗無牡狗也則有狐與之交一及生子悉狐首狗身昔在南總親見之徠翁云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杜征南以寤為寐寤其義不明或解寤生為難產是也但未詳說寤生之所以為難產後世惑焉余蓋沈思而得其說曰寤與悟同迂同音五故及及悟迂訓逆也故寤生即逆產也子生轉身而下為順出足為逆莊公初將逆生故姜氏為之驚醫與收母治之然後乃能轉身而順生既生姜氏以其初危己為恨遂惡之也然則寤當通作迂

如是解之文義始明豈不快哉

左氏記楚屈完對齊桓公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何諸水濱穀梁則曰昔第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及我特何諸江二傳同記一事穀梁之語不若左氏之光饒

古人所謂委質者皆言相見之禮也宋儒以為委棄體質則是以人臣之節而言大失其義今按委置也質與贄同支義及相見者所執孟子云出疆必載質是也相見委質猶昏禮納采委雁也古人初相見必有質非特仕者也家語孔子曰而今委質以求當世

之君而弗受也。其義可見矣。蓋君臣以義合者也。故
曰不可則去。若委棄體質。則是以身許人矣。正自警
者比。何有不可之去哉。宋儒不知禮_但執心法。是以不
見委質之為禮。以質如字讀。豈得不誤哉。

嘗有一老庖傳藏蘿蔔干法云。九十月取蘿蔔極干
粹者。不拘多少。擦屑布袋絞汁澄清。傾去水留白泥。
曬乾如葛粉。乃成。久藏不敢用。時以少許點水。竹洗
攪勻成沫。為度與生蘿蔔汁無異。而干粹過之。

藏生茄法。六七月取茄子美好無疵者。不拘多少。以
簋若桶貯燈油數斗。以茄子投其中。順要令油沒茄

致恐敗

子。茄子可滾轉。否則茄子兩相附著而壞。仍以木板貼
在油面。令茄子不得浮出。然後蓋定。密封其口。安置
陰處。明年春月隨用出之。色味如新。全無油氣。為
妙。其油待茄子盡。晒之一兩日。去水氣。可用點燈。無
有耗損。蓋茄子有水。以與油相拒。而兩不壞也。
春秋時人。有名黑肩黑_麟黑背黑_髻黑要者。後人恠
之余。意此蓋其身有黑。因以黑之所在為名也。纒_鱗鱗
趙_鱗鱗亦然。特不言鱗之所在耳。要之。古人真率。乃爾。
老者有二病。一病無樂。二病無友。其餘皆病年。二病
日加。而不可除也。若無樂與無友。則自作之病。不難

除也。除之之方，莫善於弈。能消日樂也。弈有不同，貴賤老少而友，所以有友也。樂而有友，何老之可病哉？古人謂弈為手談，坐陰於老人之事，不其庶乎？酥醕，本邦所製醬名也。未詳其始何人造。嘗讀南部僧所藏雜說，有云：唐僧鑑真來食此，而美，嘆曰：未曾有。遂呼為未曾。後人加酉，俗作味臠。从口非，訛說或然，惟亦未詳其所出耳。

古之為曆者，不恃其法，臨時測驗，以求其合。後之為曆者，恃法而略於測驗。恃法故務精之，倘或有差，則以法未精，愈益攻之。自晉何承天、唐僧一行，孰謂不

時

盡精微乎？至於元郭守敬，集諸家之大成，為精而又精之。按時曆之作，殆無遺法。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其在斯哉！然法者一定不易者也。天者不可知者也。今其可推而知者，特其常度耳。逮其有變也，雖聖智何能測之。特一定之法，而欲使彼合此，吾恐不能，其無差於永世也。善哉！杜元凱之言曰：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所云日月動物，可謂一言以蔽之。非知天者，誰能識此？故知日月之為動物，則知曆法之不足恃，而測驗之不可廢矣。

特當作時

左傳云是與比周大學云驕秦以失之是比周驕秦並為不善之目論語則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是周秦字義與左傳大學異益者三友友諒居其二又曰君子貞而不諒是一諒字義亦不同此字義之所以為難知也能辨於此然後可以讀古人之書矣

孔子刪詩之說出于漢儒後儒疑之不為無考今以傳記百家所稱所謂逸詩者甚少知孔子所刪及其自散逸者故不多也且古人所引與今之詩其辭不異則毛氏所傳不失其真也的矣唯書則不然古人

所引與今之書動有異同是知今文失於伏氏之口傳古文謬於壁中料斗之文也然則今之尚書恐非盡古書之正文也故學尚書者當玩其辭而其難通者畧不強解為是若欲句為之解則惑矣

哀辭宜簡而情至文選所載晉宋誄皆傷於繁文禮記云至哀無文哀公誄孔子屨數言而已古質可貴唯宋玉招魂繁而不殺人亦不厭近世如王元美哭李于鱗排律百二十韻亦牽強以銜富辭也惡在其哀死雖其才華不可及要失禮之本矣

浮屠氏有言曰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是言甚善雖吾

儒亦然。孔子曰：信而好古，唯信故好，唯好故信。不信不好，不好不信。信之與好，相因而信為之先。雖聖人與處，不信無以能入。信之用大矣哉。或曰：周衰，孔子沒，降自秦漢，諸家紛，各為異說。後世之士，無所適從。如子之言，則今之學者，苟信而聞而可乎？曰：何可苟？何可苟？孔子曰：信而好古，其旨甚明。信古好古，師古學古，行古然而過者，未之有也。若宋儒者，不信而好古者也，欲其無差難矣夫。

嘗觀古今婦人賢者，宜莫如公子重耳之妻姜氏。當公子之安於齊，有終焉之志也。姜氏勸之行，其言委

曲當理。公子而不聽，乃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夫重耳，一世之雄也，猶且忘大義而偷安於其所樂矣。姜氏少婦，豈無懷其夫乎？乃能割愛於大義，使其夫卒成大事，可不謂賢哉？公子退而思之，其能不賴泚乎？至於姜氏殺蠶妾，是何等果斷。今千載之下，聞之者，雖毅然大丈夫哉，亦且為之自失。嗟夫！使桓公之子孫，有是婦之賢，齊其不興乎？

論語周比，周善而比不善。左傳季文子所云：比周皆不善。國語趙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則周比俱善也。字義之不可執一，乃爾。

史記周本紀曰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錯猶設也言刑法雖設而無可刑之人故不用也後儒誤以錯為委置之義至於稱辟平曰刑錯之治右然則刑錯四十餘年意已足矣不用二字豈非贅瘤乎管子曰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度實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此可以見錯字義為周紀刑錯與管子豈異義哉故凡古義之不明也後儒之謬解實為厲階不可不察也

畫所以圖物也圖物者貴肖水墨不如丹青之肖且

彩色可以養目故與水墨之工不若丹青之拙

醫道難明醫書難讀幸靈難經先秦古書也非好古文辭者不能讀也臟腑之玄奧脈理之精微病情之難得治法之多端苟非致思不能入其肯綮人命所懸其猶可以小技輕之乎世之業醫者率不讀書其能讀書者多為儒者流而不屑為醫嗟夫世之無良醫不亦宜乎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褻瀆之意也君臣主敬褻而瀆之則取辱之道也朋友亦不可不敬褻而瀆之則見疏之道也如所謂事君盡禮則

無斯辱之患矣。如所謂久而人敬之則無斯疏之患。子游之言語為臣為友之常者也。胡氏專以諫爭言之謬矣。人情雖其所好數之則厭。豈惟諫爭而已哉。道字之解自漢儒以來其說不一。孔安國曰道者謂禮樂也。此最得其要領者也。他多未得其正宗。儒之說殊為糾繆。古書唯管子曰道也者上之所尊民也。古今說道字莫此為當。為由是觀之孰謂管仲不知道乎。

東坡著管仲論。譏仲之臨死語桓公。唯言豎刁易牙南方三子非人。情不可用而不薦一賢者以自

代。是據左氏而言也。余按管子之書載其寢疾與桓公論諸臣之為人甚詳。蓋以鮑叔賓胥無甯戚孫在四人皆未可以任國政而諄諄乎稱濕朋之賢。足以知政且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仲蓋知朋亦不久將死也。最後乃勸桓公必去易牙豎刁南方。公許諾。是其言亦有倫序矣。仲已卒。後十月朋亦卒。公復用夫三子者。公卒而齊亂。豈非天乎。由是觀之。何得謂管仲不薦賢以自代乎。且何遽疑其書乎。蘇子蓋不信管子故也。信人者人亦為可信。為疑人者人亦為可疑。為故欲

按於一原
文附於字

使人信於我我先信之我信人則人亦不敢不信於
是乃人之情而天地之性也雖臧獲亦有是情我信
之矣而不信我於是謂凶人不免仁人之誅是故教
自上而下仁由我施之者也古稱女為悅己者容士
為知己者死誠哉

屈建祭屈到宗老以其遺言也薦芟屈建命去之柳
子厚非之蘇子瞻又非柳子自是而後論者紛々或
附柳子或附蘇子所聞者莫知其所適從以愚觀之二
子之論各有當所未可偏廢亦未偏執蓋嘗與客論
此事客曰何如余曰柳論孝子愛親之情也蘇說仁

人敬父之道也柳生乎孝蘇主乎禮夫芟固微物也
然以其所嗜則薦之何害况其遺言乎子木既有羊
饋以盡其敬矣又思其所嗜而薦之芟以盡其愛則
何不可之有今宗老方且薦之子木遽命去之柳何
忍也君子曰違而道道或有之孝則未也此柳子所
以非之也若蘇子之所云是乃禮之正也蓋屈氏者
楚大夫也大夫宗廟之祭其禮亦重父兄族人少長
咸集奔走執事儼乎在位享獻之具和羹在鼎牲
體在俎簠簋有盛籩豆有實莫不悉有法故乃以其
所嗜以其遺言實一微物於其間無乃陋乎若以其

所嗜不可忘耶。則昔人有嗜瓜甲嗜瘡茄者。是為其子如之何薦之。若以其遺言不可違耶。則人有亂命如之何一槩從之。此蘇子之論所以作也。曰然則二子之論果無歸一之理乎。曰皆可行也。人之於飲食各有所嗜。土地所產其民食而甘之。亦各有宜。苟無害於禮。薦之可也。蓋孝子之於父母也。事死如事生。生而嗜之。死而薦之。亦其所也。惟祭祀大事。如以小不忍之心。犯先王之禮。以姑息之愛。揚先人之醜聲。亦仁人之所不為也。故今之人欲從柳子則從之。欲從蘇子則從之。自當有時措之宜焉。吾何敢為之折。

衷

老氏之徒謂禮為聖人之偽。儒者怒之。怒之可也。既怒之矣。則宜勉強行礼。乃其所以為儒。則以曠達為風流。以狂簡為高致。苟有遵守禮法者。笑而排之。自為俗士。則之則曰。禮者人情而已矣。矯情而行。豈禮乎哉。噫。是何言也。夫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昔者聖人之制禮也。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夫俯而就之者。故無所矯情。企而及之者。未必無所矯情。且如喪禮。高子臯泣血三年。與魯昭公比及葬。三易哀。其何相去遠甚。人固有善哀者。有不哀者。聖

人制禮於喪有擗踊哭泣之事乃使不哀者與善哀者同其哀也夫善哀與不哀性也及使不哀者與善哀者同其哀不矯情而能然哉且夫矯情云者猶言矯枉也矯枉而成與直者無異是謂習與性成此聖人制禮之旨也老氏蓋於茲有見遂付以為偽可謂能擇其本矣然不知聖人未始棟其偽也何則偽之善者必有逼真逼真之至與真無異譬如學書今人日取古人法帖或摹或臨人以其摹臨謂之偽摹臨之至果與古人不異誰以偽視之所謂習慣如自然也夫偽之不可以已也五霸之於仁亦猶是也

孟子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假猶偽也老氏謂禮偽儒者非之而又惡禮法之士是其言何自相矛盾雖曰惡老氏也其實與老氏也嗟乎儒而惡禮法之士惡在其為儒也予故曰尚曠達者老氏之徒也今之學者纒織文字便厭俗事殊不知俗事是人事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非人事唐虞之際所謂一日二日萬機者意亦多俗事後世文藝之士出仕為官上自公卿下至州縣之吏其平日所為非俗事者恐且少今之書生已縱好文而其父兄妻妾多是俗人則是居家猶未能免俗事若一切厭之是棄人倫

也。學文而棄人倫，不可以為文矣。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顧

君子之於事也，不尚雅俗，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三代以降，唯西漢風俗敦厚，多禮義之士，古質猶存。故也。東漢次之，西漢以後，風俗漸衰，如世說所載諸人，風流有餘，而所謂本之則無者多矣。文勝滅質耳。夫禮義者人之大端也，古人以禮義為風流，後之風流外乎是，故爾。

士不可以不風流，不風流不足以為君子，但不可風流太過。風流之過，有以傷德。古之君子，以德為本，由

禮義而行，風流在其其中矣。

習文者，貴禮義，講道學，者無雅致。中庸之德之鮮也，吾亦不知所以裁之。

元王之道之謂文，故孔門之教，莫先於文。然文所以為德也。故四科之目，德行居首，文學居末，所謂德行者，學文而成者也。今之言文者，乃不知要歸於德，此謂不知本。

俗傳威狗方，用左手屈五指，如數物狀。先呼成，屈大指，令指頭當小指本節。次呼亥，屈食指。次呼子，屈中指。次呼丑，屈無名指。最後呼寅，屈小指。握大指頭。

路上遭狗吠於袖中行此則不能害人蓋以狗
一畜虎也虎者百獸所畏故狗見虎而齟乃其理也
此不及哀非禮也故古人喪不可不盡往而若
未得往則當致書必欲親往而不得也
是以有不及哀之失故禮曰奔喪詩云凡奔喪
則當救之

